

二十世紀東亞最佳的《原始佛教思想論》

——木村泰賢名著的新譯本導讀

江燦騰*

東京帝國大學印度哲學第一講座教授木村泰賢，所寫的這本名著《原始佛教思想論》，是他在得到文學博士學位，還未就任第一講座教授之前所寫的。根據他自己的序文所述，我們可以知道這本書的初稿，是他在留英期間所完成，譯筆所花的時間還不到一年。

但修訂稿是在留德期間完成的，這已是之後又過了一年多的事了。本書正式出版是一九二二年，先於他的博士論文出版。之後，相隔不久，他的博士論文，也在同一年出版。他因此除能獲得該校文學博士之外，也正式晉升為東大文學科印度哲學專業的第一講座教授，取代在他之前，當時才退休不久的村上專精教授。

至於有關本書原始出版的經過，其實我早在二〇一八年，同樣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首譯《阿毘達磨磨論之研究》的導讀中，先已概要的提及了。如今，本書的中文新譯本又要在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我還能多講些什麼呢？並且，為何我會認為本書是二十世紀最佳

的《原始佛教思想論》呢？

此一關乎學術史崇高無比的定位論斷，又是居於何種佛教學術史的理由而出現呢？以下就是我的相關簡明解說。

但在正式展開解說之前，我先在此稍微介紹一下，關於這本由台灣佛教翻譯名家釋依觀比丘尼新譯的現代中文版，和原先由歐陽瀚存用流暢的文言文翻譯的《原始佛教思想論》，全書內容，究竟有何不同呢？答案是，有三大不同：

第一點不同之處，當然就是釋依觀比丘尼所譯的中國譯本，是以現代中文翻譯而不是原來的文言文翻譯。因而，這在閱讀上，當然更容易理解，並且全書內容譯文的清暢與精準，更貼近現代臺灣的讀者口味。在此同時，很多舊譯難解的專有名詞翻譯，如今也都改用現代佛學著作常用的譯法，因此讓現代的廣大讀者在理解上，更清楚和更有親切感。

第二點不同之處是，本書原中文舊譯本，初版是一九三二年在大陸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之後，在一九六八年四月時，臺灣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庫中，也將舊譯版的原內容，發行了「臺一版」，並長銷迄今。此一期間，至少有六版重印，但內容沒有任何更新。

因而，原舊譯版最大的內容不足，在於它除了沒有翻譯木村原書作者序文全文之外，也沒有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六卷增訂版新加的「附錄：原始佛教緣起觀之開展（特就赤沼、宇井、和辻諸位教授所說而論）」、「追記」與一九二二年之後新出版的重要相關參考書目。

現在這本由釋依觀比丘尼，所新翻譯的全書內容，堪稱是迄今最齊全的現代中文版全文內容。如此一來，它就像長久被歷史灰塵遮蓋的一本原具有鑽石級璀璨的已呈黯淡色調的佛學名著，在精心重譯與增補之後，它又煥發出較之前的殘缺譯本更為光輝、更加豐富、和更為完整的現代學術光芒一樣。

第三點，就是新增我正在書寫的這篇導讀。至於我寫的這篇導讀的內容，有何重要發現呢？請看以下一節的相關解說。

為何我一開始就說，木村的此書，是二十世紀東亞最佳的原始佛教思想論？要做這樣學術論定，可不是任

意性的主觀評價，而是有實際的學術史根據的。在過去的幾十年間，由於在此書出版後的數年內，就曾爆發來自宇井伯壽教授與和辻哲郎教授，特別針對木村此書的有關十二緣起解說，提出尖銳的完全對立性的異質解說，而木村本人也強力的提出反駁來自對方的各種不當與扭曲的各點批評，有效而完整的堅守住本身原有的相關詮釋與典據。但因木村本人在一九三〇年就突然心臟病猝死，年紀還不到五十歲，可以說壯志未酬，菁英折損。根據東大名譽教授、國際著名的日本佛教思想史學者末木文美士的最新看法，他認為當初來自宇井伯壽教授與和辻哲郎教授針對木村的緣起論尖銳攻擊，其實是過度現代化的哲學概念強解，不但抽離了緣起論中的所有時間因素，也武斷的選擇性使用早期經典文獻來構成論述內容。

他還提到：和辻哲郎教授在一九二六年初版、一九三二年（木村死後二年）第二版的《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一書的批評論點，當時日本佛教學者追隨者甚少。但因木村在東大的印度哲學第一講座教授的教職，立刻由其批評者之一的宇井伯壽也接任。而宇井不但比木村多活了三十幾年，也完全改變了木村之前，享譽日本與東亞佛學界知識圈的「達意型研究（透徹消化相關

研究資料之後，提煉出有問題意識的佛教哲學思想性的論點或體系建構」，改以宇井最擅長的嚴謹佛教文獻學精密研究。因此，以宇井為代表的佛學研究模式，從此完全支配了其後幾十年來的日本佛學研究。

在當代臺灣佛教學者之中，以佛教文獻出版家和佛教史研究，飲譽學界多年的藍吉富先生，也是激賞宇井伯壽教授與和辻哲郎教授的佛學研究方法與批評論點。因此，他在一九八八年主編華宇出版社的【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全一百冊中的第八十冊，就是中譯本和辻哲郎著的第二版《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而他在出版此書的介紹觀點，則完全引述一九八〇年由京都大谷大學出版的佛教研究法入門書《佛教學研究指南》的第一章的介紹觀點：

從大正末年到昭和初期，日本的原始佛教研究百花齊放，爭奇鬥妍。其中，和辻教授的《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尤以當時佛教界以甚大的震撼。和辻教授嘗試用西洋哲學的方法論去解析原始佛教的教義。使原為佛教學者所專有的佛教研究領域，成為各界都可參與的園地。直至今日，這本書仍可預佛學名著之列，為有意研究研究原始佛教者的典籍

之一。

藍吉富先生完全同意這樣的論述觀點，卻不知這是帶有學術論述缺陷的不完整介紹，相當令人遺憾。而臺灣過去閱讀由歐陽瀚存舊譯的木村著《原始佛教思想論》一書，又缺譯現在新譯本所增加的「附錄：原始佛教緣起觀之開展（特就赤沼、宇井、和辻諸位教授所說而論）」、「追記」的全文，因此，沒有平衡介紹其後木村本人所強力反駁的相關論點。這也導致歐陽瀚存舊譯的木村著《原始佛教思想論》一書，雖在大陸及臺灣地區都發行了幾十年，但卻很少被重視與評論，原因在此。

相對於大陸與臺灣佛學界對於木村著《原始佛教思想論》的學術論述嚴重缺乏精確的深入理解之冷漠狀況，當代日本最新的權威宗教學者之一的山折哲雄教授，在其一九九八年於日本岩波書店出版的《日本人的宗教意識》（臺灣的中譯本，立緒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初版），早於二〇〇四年末美文美士教授所出版的《近代日本與佛教：近代日本思想再思考之二》一書中，所提出前已提及的相關論點，即原書中的〈和辻哲郎的原始佛教思想論〉和〈以東京大學為中心的學術性佛教學的發

展與其問題點》共兩章內容論述，是早六年左右，提出相關長文〈消瘦的「佛陀」：木村泰賢、宇井伯壽與和辻哲郎〉（中譯本頁一一七至一六四），這是內容豐富無比，批判犀利精準的罕見的一流翻案文章。

由於在我這篇簡明的導讀中，無法詳細介紹全文的處處精闢無比的論述內容，我們可以將其主要替木村翻案的論述如下：木村的確是用叔本華的「盲目意志」概念，來解釋原始佛教的教理，最深入的「無明緣起」概念，而不是只留於表象的，將「無明緣起」當「無知或痴緣起」來理解。因為這是穿透人生或生命各種苦難來源的幽暗層面之原始驅動力之所在。反之，宇井伯壽與和辻哲郎有關「十二因緣」的詮釋，是完全抽離時間發展順序與「盲目意志」概念，而是運用康德哲學巨著《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的「範疇」概念，亦即以「十二因緣的範疇性概念」，來解釋其中的相互關涉性狀況。因此，山折哲雄教授不但批判宇井伯壽與和辻哲郎的號稱文獻嚴謹的範疇性概念研究，只是「近代矯飾主義」的佛學研究，缺乏木村對幽暗人性的深刻體驗和認知，所以導致現代日本佛學研究的枯燥與繁瑣，卻於真正的宗教意識無關，也面臨無法突破的窘境。

而既然木村的《原始佛教思想論》的學術論述，並

無重要錯誤，則我們可以重新回過頭來檢視當初木村在《原始佛教思想論》一書中的學術論述建構與相關書寫概念及其方法，又是如何形成的？不過，相關解說，還請看下一節的內容論述，即可清楚明白。

木村泰賢是在一九一二年開始就任東京帝大文科大學部講師，一九一五年出版與其師高楠順次郎教授合著的《印度哲學宗教史》。一九二五出版《印度六派哲學》，並在一九二六年獲帝國學士院的恩賜獎。但，此兩種著作，都是出現在佛教創立之前或佛教出現前後的印度宗教哲學思想，並非直接論述原始佛教思想。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木村晉升為同校文科大學部的助教授。可是，在此之前，也只是在一九一六年六月發表過一篇於《中央公論》上的論文〈奧義書與佛教〉和一九一七年四月於《中央公論》上的〈略窺以原始佛教為終點的印度宗教意志論的發展過程〉。

在晉升為同校文科大學部的助教授之後，直到他一九一九年七月出國，成為東大首位以「印度哲學研究」的主體計畫，奉派出國到英、德二國留學進修二年的現職教員為止，他也只發表過三篇與佛教有關的論文，當中有一篇是談原始佛教的禪定觀，有一篇是談佛教解脫主義的特徵，還有一篇是談佛教思想與現代生活的交

涉。

因此，單從以上的著作性質來看，他的專長是上古以奧義書各派為中心的各派宗教思想新論述，而有關其《原始佛教思想論》全書內容，其實也才涉及其中的部分而已。因此，他何以能在出國後，就能於短短的八個月左右，就撰成《原始佛教思想論》全書初稿？於是，此點就成了此書撰述過程中，非常令人難以理解的學術之謎。

並且，事實上，有關這一學術謎團的真相，自一九二二年木村出版《原始佛教思想論》一書以來，居然也從未有任何佛教史家探討過——此因就連當時堪稱最了解木村撰述《原始佛教思想論》全書過程的日本佛教學者、木村的東大學弟渡邊棹雄，於一九六六年，特為本書增訂版所寫的「解說」內容，也不曾有洞悉其中的有關全書構思構成的清楚提示；而只是一味地讚美木村教授當時經常是在床上專注的寫稿，導致床單常沾上墨汁。而全書所述可說是生動流暢，具有很高的可讀性。

甚至，連在當時撰述本書的木村本人，也僅僅在書中稍稍提到，他是先消化過所能到手的相關新著作或文獻研究資料，之後就把參考書籍都搬開，就直接一路順

暢的地快速寫完全稿；之後再花一年多來核對與校正相關內容或引述的文獻。而後此書的原始書名，就是《原始佛教思想論：特別注意有關大乘佛教思想的淵源》，其中的副標題，特別有深意。而後全書初稿校正的這一相關工作，其實是他當時在東大的一些學界知交，來鼎力協助過的（並且，這些名單，他本人在書序中，也都有一一載明，以示感謝之意）。可是，原先的謎團，依然真相未解。

至於，我個人的相關解說，則如下述全文：

首先，根據山折哲雄教授在其書中的提示，我們已知道他曾說過：木村當時在東大的老師，也是同校著名的印度宗教學者、日本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思想的權威、日本近代性比較宗教學的主要奠基者姊崎正治教授，是日本的一位翻譯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代表作《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一書，在一九〇九年首先譯成日本版的《作為意志與現識的世界》問世。

山折哲雄教授接著進一步指出，當時的日文版，其實是用誇張的負面詞彙，來翻譯及解說此書。因此儘管木村深受其影響，但在日本當時的社會傳播印象，叔本華的相關論述，並非是很正面的與很受歡迎。

如此一來，就導致後來和辻哲郎教授對木村新穎著

作《原始佛教思想論》的極爲貶抑性批評，其明顯證據，就是指謫木村的緣起概念詮釋，其實只不過是叔本華哲觀點的日本追隨者而已。但，我認爲上述的提示，固然有很大的啓發性，卻不能說完全正確。因此，我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

事實上，木村在各種其著作中，所曾涉及的印度古代宗教思想史地知識、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的文獻學批判研究，以及提出《原始佛教思想論》的詮釋概念及其體系性的著作、甚至有關於原始佛教的人間歷史性佛陀觀與部派佛教的歷史神話性佛陀觀的區隔與論述，也都先受姊崎正治的深刻影響；其後，才再擴及其他日本佛教學者或以德國研究印度奧義書與佛教的思想關聯性聞名於世的奧登堡教授著作的深刻影響。

此因奧登堡教授，不但是高楠順次郎的德籍恩師，同時也是當時有關早期南傳佛教戒律典籍研究的世界性先驅者與最高權威。因此他出版歷史性存在的劃時代原始佛教著作《佛陀：他的生涯、教理與教團》一書，便成了木村在寫他的《原始佛教思想論》全書時的最初構想的重要參考。因而，木村在其書的導論部分，就提到奧登堡教授的此書，最大優點是根據佛、法、僧三寶的次第來寫，並成爲世界名著。因此，他也是如此詮釋

他的《原始佛教思想論》全書體系建構。所不同的是，他是以當中的法爲全書的論述中心，並且意圖寫出一本有原始佛教的新論書，來溯源性的找出其中有成爲日後大乘佛教教理思想的相關發展線索。所以，木村的初版書名全貌就是《原始佛教思想論：特別注意有關大乘佛教思想的淵源》。在此之後，木村更於一九二八年，也就是他死前的二年，還與日本專業的叔本華著作翻譯者景山折雄共譯及出版，有全書註釋的新版奧登堡著《佛陀：他的生涯、教理與教團》一書，可見其一生都高度推崇及深受此書影響。

但是，木村在《原始佛教思想論》中第一篇，曾使用（大綱論）的這一特殊用法，其實並非他的原創，而是源自當時已擔任東大印度哲學科教授（從一九〇七到一九二二年）的村上專精博士的劃時代巨著，在其一九〇一年出版《佛教統一論：第一篇大綱論》的特殊用法。

除此之外，村上專精在此書中，曾提出現代性研究佛教的五種方法：第一種是註釋的研究。第二種是達意的研究。第三種是批評的研究。第四種是歷史的研究。第五種是比較的研究。因而，木村撰述的方式，是屬於其中第二種的達意型研究。

只是木村在其書中，他自己一再強調，他是用批判的角度來檢視相關的佛教文獻，區別出其最古層與新出層之不同文獻內容。然後，他再以盲目意志（或非理性的生物貪欲行為驅動力）的根源性無明意識，分別從第二篇的「事實世界觀」，分七章來論述原始佛教四聖諦的苦集二諦，以及從意志自由欲與實踐的無限高遠的道德價值觀論述的第三篇的「理想及其實現」，共分六章來新穎解說原始佛教四聖諦的滅道二諦。

因此，他的全書，得以構成煥然一新的有機論述體系：亦即他引用了當時最新的研究論點與各類南北傳佛教早期經典，再以流暢、新穎、明晰的現代性佛教學術語言，將全書形成有機性結構的論寫出來。

而我在導讀之中，根據上述理由，才得以稱他的

此一著作，不愧是：日本東大現代學術研究中，所處的有關印度哲學佛教學歷史研究的轉折期；同時也是它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東亞佛教知識圈內，堪稱首屈一指地可被界定為：屬於特別針對古代印度哲學第四期時代思潮之一的相關原始佛教思想，所精心撰寫出來的最佳表性達意型著作——《原始佛教思想論：特別注意有關大乘佛教思想的淵源》。

註釋：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榮譽教授。

善導寺謝啟

本寺住持陞座典禮，荷蒙海內外諸山長老、諸位法師、各位居士、各界貴賓，光臨指教，寵錫隆儀，雲情厚誼，銘感五中。惟以招待不週，殊深歉疚，敬祈時加賜教，以匡不逮，謹申謝悃，諸祈諒答！

財團法人善導寺

董事長 了中 謹啟
住持 大慧